

麟
原
文
集

六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張培

謄錄監生臣阮鍾琛

欽定四庫全書

麟原後集卷四

元 王禮 撰

序

滄海遺珠集序

予既編次元初以來朝野之詩凡二千三百餘首為長
留天地間集行於世四方士友猶交致其所睹記者於
予不覺又五百餘首展玩誦之因撫卷嘆曰詩也者其
人文之精而元氣之為也歟何其愈出愈有而愈無窮

也白樂天嘗言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
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自今
而觀元氣行乎三光五嶽之間所以烟雲風雪晦明變
化山川艸木動植榮悴流轉而常見者皆文也况鍾而
為人又得五行之秀宜其能言之士各鳴其所遇以感
人心而代不乏焉蓋亦乘元氣吐人文往過來續而無
盡藏也而亦未易得也抑嘗觀夫滄海之珠乎清圓明
麗之可貴孰非元氣之孕也而詩之美似之然求珠於

海必腰綆深入乎千尋蛟龍之淵而後得其難也若此
乃有委於沙礫泥淖而莫之或收豈不深可慨哉於是
復鋟今所得若干篇以補其遺而名其集曰滄海遺珠
嗟乎詩之遺落不世見者可勝道哉登是集者可無棄
予如遺之嘆矣遂書此以志其首

送劉維行序

吾邑瀨江劉氏世業小兒醫四方孩穉之病者咸奔走
焉予往識日新翁淳慤信實人也嘗徵予序其譜繼又

識其從子維行其恂恂篤厚猶其季父人皆稱其異於
衆醫而未知其所以異蓋其異者儒門也其諸祖有尊
經先生博洽經史有才學者未能或之先也須溪劉大
博嘗師事焉於吾家衡州史君南山翁尤莫逆故予稔
知其家嗟夫醫之為數人之死生繫焉豈不難哉然小
兒醫又其最難者也血氣未充外邪易入啼焉而莫知
其所苦問焉而弗能吐其意心誠求之億則庶中非恂
恂篤厚者罕能得也予親友劉英遠童幼爽和深自驚

慮於是屬之維行維行極力調護旋喜勿藥英遠感之
深以世俗之所以報者未足副維行之望必求余文以
報之數以書來諭衰晚之年懈於搆思而請弗倦因嘆
維行及幼之功出於誠而英遠報德之意亦出於誠皆
可敬也予雖老又惡得愛於一言哉

送莫慶善歸宜春寓所序

莫慶善氏吉文士族也少有俠氣善琴善畫鷹知名一
時有縣其所畫中庭雞鶩諤視不敢進亂定喜宜春山

水幽絕往游僑居二十餘載名公使客之過宜春者必
之莫氏得其一翎半筆寶若大貝去秋暫還廬陵識與
不識咸奔走焉罷於筆墨殆甚宜春明年春將復僑所
鄉之親舊留行未得飲之酒賦詩為別而屬某序其情
酒半某語之曰傳稱士去其國止之曰奈何棄墳墓也
韓昌黎稱楊少尹亦以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
不去其鄉為法慶善得無有遲遲之思乎且某聞李伯
時畫馬法雲秀禪師曰公業此日久求其情狀繫念不

忘他日必入馬胎伯時愕然遂畫觀音慶善落筆無非
暴鷺搏擊之態得無麟鳳儀儀師師之意罕見也夫慶
善曰子厚我者也藥石之誨也吾將歸老於忠節之邦矣
吾將引洙泗清流以泚筆掇太山巖石以礪墨而寫夫
日準月角河目海口龍形虎掌之表矣相視一笑別去
贈愚直隱者序

洪武四年秋予校文東廣蔡與善亦省其嚴父立敬翁
於五羊暇則侍其親來謁于時觀與善其容顒然其志

昂然予竊喜翁之有子也自是別去邈莫相知後聞其游海康溯灘瀧而窺勾漏歷蒼梧之野以至於桂林而歸又鼓枻東游以觀京師之雄麗浙水之清妍益壯其為人今年夏五有稱愚直隱者談星命數學於吾里占候吉凶如養由基之射子聞而異之曰其寄迹於方技而逃名於隱逸者與既而來訪謂昔者嘗拜予於嶺表與之語而熟睨焉前與善也於是濶別一紀而翁亦不可作矣棘欒乍見感嘆久之與善作而請曰僕歸魯溪

之上有年矣築室里之環山粗庇風雨左右田園數畝
耕治足以給朝夕親舊過從斗酒談笑亦自暢情而暇
翁牧老又時能班荆憩蔭共話桑麻或喜其愚或與其
直而吾之心跡亦可隱矣時有稽疑過衡門之下則據
愚者之見而直道之否泰禍福之機粲然可睹他何能
哉先生與僕雅故願一言序愚直者之志予知蔡久嘉
蔡之多能慕蔡之肥遯又忍違蔡之請乎作贈愚直隱
者序

思齊堂詩序

思齊堂者士原珠湖之肯構也有詩成卷者騷人才士咏其思齊之志也蓋堂也者君子攸躋之地風雨除矣鳥鼠去矣似續妣祖者於斯居處笑語者於斯俛仰之際得無有所思乎人之常情孰不望高思賢人君子勝已而可敬必願與之齊齊之如何就其如賢人君子者去其不如賢人君子者則人亦安知其孰為賢人君子而孰為我哉此士希賢之功而在實用其力也詩人喜

之稱之於以助之非一念相愛之情歟士原本淳溪彭氏其先由科第起家鄉稱右族僑寓珠湖昉三四世父子承中廢而為興門人所難者嘗閱其譜牒歷歷如臆諸掌及觀堂扁與題詠之什又喜士原之勇於從善諸賢之與人為善故為序之詩云誰謂華高企其齊而尚當與為士原而三復誦之

送族子朝俊行術序

朝俊將行四方辭於予曰易言不家食吉愚末小子之

出長者將何以教之子問汝之出也何挾乎曰道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高明祖父之所以駕風鞭霆興雲致雨利下土福民生傳自劉公動神以迄於今者太一之說也世家宣溪含冲毓和克生賢傑科第簪纓綿綿延延以享夫榮名而蔭其後者由遇夫地仙鍾珏得聚散向背之微則陰陽之說也賤子皆與聞之其於出也何有於是進之曰荀卿有云藝之善者不兩能今汝乃兼能之不幾於夸誕乎雖然老氏之稱道家

以其近道理也觀山川流峙之形勢者可謂之明地理
則於二者可不力學以究其理乎苟能讀書究其理則
吾之心正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天地之氣亦順而
仰有以動乎天東西為緯南北為經山為積德川為積
形而俯有以察乎地若然則庸平常師不足汝敵矣朝
俊作而謝曰善哉長者之誨也敢不敬從於是因其先
祖南齋之號一字南阜又可見其自新之意而南為生
育之鄉尤可尚云

送士鴻應辟序

泰和劉司業之子平原應辟赴京維櫟白鷺之渚趨予
陋止言別且曰平原甫除喪家政無所經紀病母無所
療養學業未有所切摩形單影隻煢煢自悼乃有以名
聞檄急於火勢難久稽觸熱以往先生執友也可無一
言啓益我哉聞之黯然因念司業敬我深知我厚嘗以
宦游靡定欲屬其子於我以為經已有諾責而時艱人
遠未有幾微及之如斯以出愧負司業矣夫以世祿之